



孔叢子

下

十一
十三

服部文庫
117
290
4





連叢子卷下

叙書

叙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

生及字子思及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

子京箕生寧字子高寧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十順

凡九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

疾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

蓼侯其子臧嗣馬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

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

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子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

萬曆五年刊

三百七十四

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奕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網罟手格猛虎生縛猖狂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

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數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囀夜則嗥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募將士管蒞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蹙奔走西東恠駭內懷迷貞怔忡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拊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其轡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子貴被髮頭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曠

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
與百姓同之謂夫兜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
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政
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
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
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君之日久
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
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結

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
累豐鬱茂馨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鵲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玄陰西奄
梓園東覆果林規方畧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凡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散核紛雜賦詩
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
樽呪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
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寒凄而
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敘斯情

鴉賦

季有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鴉鳥卒用喪已咨我今考信道秉真變性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栖遲養志老氏之壽爵祿之求祗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處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於南藩觀茲蓼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蟊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減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

報

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
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歛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
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
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
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
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
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雜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
可分丁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

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
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每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
萬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
梓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行術不
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
至柔石為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
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

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
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
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
侍見得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噀壺朝廷之士莫不
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母念爾裨聿修厥德又曰
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
庶美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
太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

戶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印為諸生特善
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
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
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為是不
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子元以郎校書時
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為不恤
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
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太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
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
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

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
辭遂歸鄉里崔義當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
豐等部眾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君長患之是
時關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于數百步從舊講
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于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
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于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
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
憲豐為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
內為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眾觀化可因
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于建生仁以文學為議郎

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
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子憂之問群臣政
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
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
率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
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
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
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信字仲和此書蓋
和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
○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
色厲矜莊儀容冰粟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逐其為

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而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
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
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
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
察也人之於理所綜物才志也慮協固以守之此之謂
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
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
彊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
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彊者也
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

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
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
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
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費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
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為資因貴勢而附
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溷
殺之言而衆莫能抗其流所以為口實而無得也夫論
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
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勞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
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

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
折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
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
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
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
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
左自知為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
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
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醜小人擊

扑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
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
於是屈而無辭

左氏傳義詰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
後也孔霸字次孺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
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業最明
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
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諛道矣由是大以春秋
見稱當世孔奮字君魚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

西依大將竇融為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
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
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
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
難者集為義詰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
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于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
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二卷
將來君子倘肯遊意幸詳錄之焉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

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
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
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
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
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
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
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主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
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故里此乃陛下所以
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

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
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
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
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
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漢崔駰嘗著易林象
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
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
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乃命
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

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
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
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誦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
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
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
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
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於是其貧味道研
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
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
氏那得成長彦頗隨時為今學其時多為章句學季彦壹其家

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
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
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
與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已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
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滯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
不有孝弟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具之
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歲
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
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王其死
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

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
往來特有小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
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
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
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
矣從來有日嘉既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
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盼崔生欲分祿以周
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
贏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
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

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
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
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
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
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
此下平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
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弘農
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即皇甫規仲淵及季彥族吾聞孔氏自三
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
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

所以為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
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
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
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
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
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
故弗克負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子孫何
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
之論則成主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
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

可知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
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
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長孫尚書問李彦曰處士
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
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
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太賢則能為之李彦
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
可得而見君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
婁並照將何觀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
猶為聖人聖人太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李彦曰大夫乃孔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
為章句內學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諸子雜說為外
學術為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
外學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
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蓋固已乎答曰君之
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惠乎大夫曰學
所以求知也李彦曰君頗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
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
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
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

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楊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

博聞居合群籍如世不歸大儒何答曰不為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爾免害為幸何大儒之能歸乎○季彥見劉公安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為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乎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為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蜎蟲食土非天故為蚊蚋

生人為蜉蝣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
為人可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
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
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雜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
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
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
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
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馬上召季彥季彥
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
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震垂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
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
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
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
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為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
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舉
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
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稱年
四十七

譜所籤

中... 一... 法



3

